

夷

堅

志

夷堅支丁卷第四十五事

林子元

福州閩清士人林子元屢應鄉試未登名淳熙十三年夢人謂已君欲薦送當俟賢兄未帥七閩可也覺而記於牘其兄自誠者雖嘗業儒久已捐棄筆硯為商賈之事矣朋友或知之每相會輒戲之曰令兄已開藩否林亦絕意榮望至慶元、年秋試畢適報宣城守林蘊之鎮閩喜謂其友曰吾兄字待問正與新帥名同鬼神不吾欺吾刻日以覲吉報耳洎九月二十四日揭榜林果以詞賦居首選乃驗士子得失固

不偶尔郡守隨時差擇時已擇定於九年之前則凡
朝至暮徙倏去忽來世以紛更數易迎送費煩歸咎
於造物殊不知冥、主張信而有證特假手於人盡
心力而營之祇可笑也大兒時通判州事得其說甚
的

楊九述

術士行山者或畏墓穴妨其身則必迂枉避就如予
前志所書劉少保家保安軍地者是已鄱陽人楊九
述習此技而絕貧困至無衣可出梁企道侍郎亡訪
地未得傷往見寓客張承事謂之曰我有一個好經

紀恨衣裳破碎難謁達官非君不能成吾事張曰此
易辦耳吾質庫役台中多有之即擇衫裘之屬數種
衣之導往梁氏先以地面入梁之子宏夫視之喜便
與偕詣彼處既至指一穴曰此是也宏夫回環四顧
曰地勢趨下恐有水患令移上三丈許楊愀然曰鴉
鴉俗間歎聲蓋知其於己不利也及葬畢得犒錢二
百千次日忽病風寧數月小愈扶杖詣張謝曰賴君
之賜使我一家溫飽愧無以報有土湖上一地可作
花園切不可失張本邢州人北俗豫凶事為諱嘗不
肯先卜壽藏楊之意欲使他日作葬地故婉其辭張

曰年衰矣無用旋營一圃也然竟如其言及卒其子
玘葬之十年後玘從白屋登第玘說

書吏江佐

洪應賢自婺源縣携書吏江佐歸鄉里服役累歲應
賢捐館之次年秋請假還家收禾踰月十至應賢次
子仲堪夢其來參拜如平生問所收幾何對云佐纔
歸即得病人以為疫不肯相拯救飢困至死今所以
來者蓋有一事啓告佐親弟侁在龍泉寺為行者它
日若作僧則先父遂無後望收拾使令之仲堪又問
汝既以疫死想不復有人為殯歛後事竟如何曰賴

鄰里親族率錢營辦僅得涼衫裹尸白松木棺周身而塋於縣東門外言訖而泣且去問其所欲曰囊無一錢願賜盤費仲堪夢中買紙錢二十結呼巫在外引宣白而焚與之又問之曰汝未^時道路無阻碍否對曰正苦為關津闌遏於是又使巫給一引佐捧受愧謝旋登榻取被覆体少頃揭被已不見後旬日縣故吏王伋來試訪其事盡如夢所說因遣喚江伉至留之書室供洒掃經數年而去今在光州通判廳為筆吏云

張妖巫

婺源懷金鄉巫者張生善為妖術能與人致禍每於富室湏索錢米小不如意則距躍勃跳名曰打筋斗此家隨即病瘡痘或有死亡以是莫不畏憚士人汪廷瑞慕其能得不義之財從而佐佑之大書一榜曰朝天門揭於其居巫頂高冠着寬袖緋衫繫大黃帶每日升高座縱談禍福隨從祇承可三十輩縣手力汪早嘗過門怒其不燒香遣人押回取問汪云容院手致敬既焚香畢復命左右搥縛之汪云如此却不可若有符法當使陰兵執我於虛空而加箠擊不然便去白知縣遂釋得汪徑具狀詣縣告縣宰洪應賢

追逮至庭詰其妖惑對曰所行乃天心正法最善療人疾病初非造妖也詞色傲倨宰曰汝曾打筋斗如能跳過鼓樓即放汝始惶怖亟拜祈哀命囚於獄明日躬往鞠訊且持正一籙中降魔印在手而語之曰汝常言能神通知未來事且道我手內是何物錯愕無以對立杖之二十逐出境初巫以創造法院歛民錢幾千緡悉拘籍入官帑充曰擣邑人為之相賀廷瑞惧罪亦徙而之他

治湯火呪

里巫多能持呪語而蹈湯火者元仲弔得其訣為人

極治無不立差其呪但云龍樹王如來授吾行持此
方壬癸禁火大法龍樹王如來吾是北方壬癸水收
斬天下火星辰千里火星辰必降急、如律令呪畢
手握真武印吹之即用少許冷水洗雖火燒手足成
瘡亦可療右三事洪元仲說

袁娼馮妍

袁州娼女馮妍年十四姿貌出於輩流且善於歌舞
本謝氏女也其母詣郡陳狀云賣此女時才五歲立
券以七年為限今踰約二年矣乞取歸養老庶免使
以良家子終身風塵中郡守張定呼問妍女曰汝離

家時尚小能認母乎曰能認於是引謝媼至前示之
搔首曰非也張判所訴云既非真母難以強取免勘
虛妄遂謝便銜恨涕泣而出妍還馮居才入門忽迷
不識路娼母詢其所以曰眼前溟、漠、如人把手
遮我更不能曉解暨至房便覺內障告于郡以疾求
假張不之信因會客命如常日呈伎蒙然如碍與之
酒亦不知盛所在猶以為詐曰汝且歸只從當中去
妍迂枉信足遂墮砌下始驗其被疾听除籍遂竟失
明孫鼎臣為判官日常見之眸子宛然而其盲自若也

許成悖母

金溪民許成為農自田所歸舍從母索飯母告之曰
飯在釜中可自去取喫及至灶下視釜則空無所有
怒而罵曰尔不害瞎妄語如此出即外折薪一枝忽
躍而上徑入眼貫一睛而出登時昏絕累日乃能起
今為孫鼎臣擔僕自述其過而悔無及矣

吳廿九

紹熙二年春金溪民吳廿九將種稻從其母假所着
皂綈袍曰明日插秧要典錢與雇夫工食費母曰我
怕春寒且明日未必成汝妻自有襖何不就取吳恚
而退其家有桑十余株婦姑中分之矣姑誤采婦葉

婦告吳吳即叩母房牽之出曰不借我襖又采我葉
莫要在此住自去別處討飯吃便持斧斫其床并薦
席亦碎毀時已逼暮母詣鄰家求寄一宿鄰人曰婆
兒子性氣惡我留汝必遭炒鬧拒不納母出立簷下
彷徨^注米日且坐且立至五更遙告虛空願早天曉俄
聞雞唱時方陰翳忽開晴吳甚喜即與三農夫同之
田間母還所居見床榻已壞發聲泣其婦言昨以桑
葉之故被丈夫一夜打罵婆且去日正午片雲起於
山須臾煙霧四塞四人皆避於山下驚雷掣電有頃
復晴三農聚首如初獨吳生不在走訪之乃倒埋稻

中入地二尺牢不可拔妻急邀僧誦經懺悔至晚始
得出舉体黑如炭煤然

丘岑食葷

金溪士人丘岑就館於鄉豪家園僕居在傍使朝暮
供送飲饌僕嘗得大葷煮作羹一家五口飽食之以
一楮獻岑曰此珍味也不可徒食命學生歸求酒
一升許滿飲然後啜葷既聞僕夫妻皆嘔血困仆往
視之則兩子復然不移時四人盡死主人料岑必及
禍畏其或隕於門內且為累亟置酒三觴延之償其
束脩之直遣輜舁之歸又餉以一尊主家去岑舍三

十里行半塗學友生相遇因話其事遂留連共飲空
其尊醉卧邸榻迨醒畧無所苦識者為酒能解葷毒
云右四事皆
孫昌臣說

繆夫人

羅春伯為刑部尚書紹熙五年四月母繆夫人在臨
川夢春伯乘轎還鄉而着衰服方大駭而從者持一
合而來啓之得樞密告身一軸春伯易公服繫方團
毬文帶出見賀客母乃大喜問人曰尚書今轉何官
曰樞密相公也覺以告家衆皆喜惧居半深以為疑
至六月壽皇遺誥至始驗衰服之兆越兩月春伯入

樞府少日即薨蓋夢中所稱止此耳

臨川說
祖堯

王監之

太學生王監之婺州人也紹熙壬子秋薦告假還鄉里常時好招邀大仙遂焚香泚筆拜祈來歲得失即大書十五字云羅春伯急欲相見已為公討冥州差遣是時羅以刑書兼吏部尚書王甚喜謂春闈必知貢舉當於其衡鑑下登科欲詣參假方解舟疝氣大作急還家俄頃而卒旋營周身之具乃得羅木柏木各两片而前後用椿板足之始驗前說羅春伯三字冥州之兆安得云吉乎

朱四客

婺民朱四客有女為吳居甫侍妾每歲必往視常以一僕自隨因往襄陽過九江境山嶺下逢一盜軀幹甚偉持長鎗叱朱使住而發其篋朱亦健勇有智因來間自後引足蹴之墜于岸下且取其鎗以行暮投旅邸主媼見鎗扣之遂話其事媼愕然如有所失将就枕所謂盜者跛曳從外來發聲長嘆曰我今日出去却輸了便宜反遭一客困辱欲細述所以媼搖手止之曰莫要說他正在此宿乃具飯餉厥夫且將甘心焉朱大惧割壁而竄與僕屏伏草間盜秉火求索

至二更弗得夫婦追躡于前途十數里朱度其去已遠遽出焚所居之室未幾盜歸但倉皇運水救火不暇復訪朱遂尔得脫

武昌客舍虎

承宣使孫璫之子禹功紹熙四年冬自臨安挈家赴襄陽都統司幹官過鄂州捨舟趨陸夜宿驛舍覺有賊徃來門外從吏呵罵之曰是都統官員不得作過久之稍定乃啟戶出視之兩虎相與盤拏也既至襄遣僕蔡德歸親庭宿武昌客舍見舍中人紛、擾、有驚畏之心問其故云昨夜吾家父子四人俱未寢

團聚圍爐俄一虎撞入踞爐而坐吾父子危惧喪膽
以為必有一人遭啖食不敢略轉動但添薪益火與
之相守虎亦偃然自若至曉乃奮迅而出鄰媪適來
請火正及門遇之即仆駭而死吾家雖幸免而驚魂
到今未定且憂其今夕復來決無由可脫也蔡德亦
為之變色殆寢不安席明日辰巳間始敢去 右三事
姪孫侃說

黃狀元

鄱陽士人黃瀛字季蓬善屬文宣和間在太學負俊
聲屢夢人稱為黃狀元瀛固自待不淺每為交友言

之然才入舉場輒不偶紹興八年以免舉赴省試于
臨安而黃公度魁多士是歲無廷對遂唱名第一瀛
始悟歎曰二十年夢黃狀元今乃為它人所奪執
而歸久之僅得特奏攝官而卒所作飛來峯舍笑花
二賦殊可觀飛來一篇嘗經

高宗御覽瀛之居去州百里每入城則館於安國寺
嫌廁不潔遇欲登溷輒往妙果僧堂後其為人耿介
類此

汪莊敏宅

汪莊敏公築宅於浮梁邑中高明閼廣子第列房居之

不能徧其姪果習銓課招鄉人朱龜蒙主書館治一
閣於東廂別有外間兩士就學凡四人同處果嘗與
朱夜謁從兄茂良於後堂角舍因留飲果先出讀書
獨携紙炬以行將至所留見兩士窓外一男子衣冠
頗整潔穴窓窺觀以為兩人自相戲耳暨入室則皆
假寐卓上方瞿然疑非人出視之無所覩窓紙元未
嘗破盖鬼也果字茂明說

夷堅支丁卷第五十四事

潘見鬼理冥

慶喜猫報已載支景中既死二十二年當紹熙壬子夏其主母得水蠱疾日就危困幹僕王富云嘗聞天井巷開茶店錢君用二郎說艮山門外潘先生善理幽冥間事俗呼為潘見鬼試往禱之王遂拉錢造其居潘焚香焚楮鏹施手帕於所事神像前燈上正見一婦人一猫對立潘云俱有冤枉吾亦不解其由二人持帕歸為主母道所以母大驚曰往歲實怒責此婢然其死也自因損傷非我隕厥命何緣作祟如此復使往見潘乃命童子附体考召即作婦人聲曰我

名慶喜以死於非命到今未得託生固非主母殺我
但却自渠而發向者其福未衰故等守多年耳潘許
以齋醮經卷皆不應而作猫聲叫數童即昏睡及覺
不能畧省潘牒城隍令收置鄧都宮且呪索治水與
病者服以覺小愈才數日復沉篤竟不起錢往弔喪
是夕夢婦人來曰我自報寃何預尔事顧令潘法師
囚我於獄非屈君來地下作證不可旋抱熱疾少日
亦亡噫冥途業報茫、理難致詰慶喜之死自緣猫
故乃貽禍主母及錢生則為太濫矣豈非數相值偶

然若是乎呂德卿說

潘見鬼卜

潘見鬼者又啓卜肆其術尤高淳熙戊申歲禹之姪
以前武陵通判詣闕當再得倅貳或云華亭胡朝散
待建康次而得疾消息殊不佳若求待之只二年半
便可上禹未能信將謀諸卜筮遂往訪潘隨其所需
買香紙仍留白紙一幅于神堂禱請供事約明日復
來既至潘即香爐灰反復擦紙上良久拂拭視之則
成一方字禹蓋以其為胡君問謂事不諧矣時周益
公在相位往謁之伸建康之請周曰彼兩倅闕皆是
三四年何不求贛州禹曰禹非不詢究緣有饒金酉

黃巖鄉方盛三政官期甚遠周曰饒以下世黃當即赴而為私計所牽見擬丐祠今但替方盛耳求者甚衆出此日便落他人手後悔無及禹喜謝即納劄子請之而心猶疑慮次日饒致仕命下黃遂祠請其到堂資歷同者爭求之殆三十輩而禹劄在前遂得之於是證方字之驗

夏巨源

夏巨源者亦精於卜筮居臨安中瓦每來卜者一卦率五百錢紹熙三年冬禹之自贛倅受代造朝其子

价侍行既至點檢勅誥文書遺其一雖遣僕還家訪
尋終不能自釋乃同詣夏肆夏書紙上曰事在千里
外繼書一食字一堯字合而讀之則饒字也問曰是
乎荅之曰然曰文書見在係一多口人收得而鴛鴦
為看守無足憂也其說茫洋無準的固以為妄既而
僕從饒州來持所遺至蓋向者打併行李時忘在外
小妾福安見之价房中十篋用泥融飛燕子沙暖睡
鴛鴦為標貼遂以冥鴛篋內既悟鴛鴦看守之語而
福字有口田字又四口所謂多口人者如是亦神矣

裁右二事
尚之說

李朝散

紹興三十一年朝散郎李浚監通州支鹽倉並海多
產蛭居官者必以為鮆醢餉遺親故浚所買頗多一
夜夢若游他處官府見神人冕服正坐呼謂之曰汝
近日何得廣殺生命減一筭吾念汝吉坐也已從恕
自今後當力戒之吾姓俞氏而名從立人仕至宣教
郎年勞當升朝已下磨勘及通直命下曾不克拜而
終見掌百禽獸水族行且受代生前與汝為姻戚故
特告汝遂辭去又聞有語云看經與道士着俊覺而
思之俞乃其妻族名從立人者妻之諸祖也但不曉

去後之說明日問主人始知螳有兩種小曰核兒大
曰道士螳昨日所製蓋擇取其大者亟喚僧誦經資
薦之迨秩滿還家言於諸俞云所夢者名佚以宣教
郎知德清縣臨欲遷官而捐館未幾夢告其妻曰我
今為神實掌鱗羽諸獸為我造冕服妻如其請倣似
廟中規矩範繪飾當齋七祭供焚而獻之至辛巳歲
垂四十年矣而靈著如此俞之姪孫淪刻石記其事

蛇蟻瘟

淳熙十四年春江淮浙癘氣肆行但不甚為害唯中
者覺頭痛身熱不過三日即愈名為蛇蟻瘟言自淮

北來趙師縉明叔云其祖彥澤鎮楊州正坐決事一吏以疾作告去俄紛、繼之過半不止明日趨庭之吏三分僅有其一當晝宴客一倡方行酒亦以出去迨終席無一人存翁濟云時為漂水主簿身遭其沴既而舉邑盡然予在翰林大兒自鄉里携婦孫來省至衢買舟方離岸即有病者浸、舟中之人無有得免然不藥而愈所在相傳云頃年未嘗如是也

蜀梁二虎

蜀峽山谷深夔驚獸成群行人不敢獨來往萬州尤為荒寂畧無市肆教授官舍自處一偏嘗召會同官

至夜於廳上設燈燭勸酒一虎忽躍升階蓋見火光
熒煌突然而至坐者悉驚竄一客在外不暇入急伏
於胡床後虎進逼之客無計可禦舉床冒其頭按頓
再三虎作勢撐拒頭入愈深如施枷械者大窘駭負
之奔出諸客不敢再飲各散去明日村民入城者言
三十里間有一交椅碎裂在地教授遣取視之乃昨
夕客所失者蓋虎沿途擺撼方得脫也客雖免於搏
噬亦喪膽成疾彌月方愈興元府近郊有農民持長
刀將伐薪行畬田狹徑其下皆沮洳相去丈許一虎
在彼望農至欲奮迅登岸農遽跳坐其背以刀亂斫

之虎亦勃躑與相抗里人環睨不敢救相率投戎帥
乞援帥命獵騎百輩鳴金鼓馳往至則人虎俱困騎
刺虎殺之扶農歸遍体斷裂成紋蓋盡力用刀且驚
怖故也次日亦死帥厚給其家錢粟使葬之

建康空宅

建康都統制會客至勸酌而所親趙路分自遠方來
先遣信假館其人素兀傲尤侮鬼神子弟欲窘困之
軍中有將官空廨絕函無人敢居乃導往彼處趙入
據中堂宿半夜後望大門內兩火炬以為從僕未寢
猶呼問之俄而開門一物長纔二尺闊亦然持巨扇

直入趙擬下床歐之時當冬夕既解衣畏寒未能起
物竟逼床舉扇一揮覺陰風如割精采消隕惴怖戰
慄憂其復尔不暇出聲喚僕會帥宴罷散知其故乃
責殿子曰柰何將人性命為戲急令邀迎還公解中
人聲四喧此鬼始捨去明日趙氣象索然無復向來
豪態後一年竟死知文州李言時在彼見之為姪孫
備子翼說

饒風鋪兵

金洋之間驛路蕭條但每十里一置饒風驛鋪卒送
文書已逼暮值虎從傍未有攫噬意卒窘甚駐立語

之曰我聞汝亦靈是物我今所傳文字係朝廷機密
下制置司者汝吃我無可辭此一箇制勅符命如何
分付虎弭耳低頭為聳聽之狀徑捨去卒到他鋪交
遞畢因留宿於彼中人言自喜再生明日回至昨虎
處復相遇虎竟為食乃知命分當死於虎疇昔之免
端為文書故云右三事備說

義烏孫道

淳熙元年冬密姪自鄱陽往四明過婺州義烏縣南
舍晚泊逆旅倏有野服者坐於傍扣其何人曰邑醫
孫道也工療眼疾密與之語孫曰君當是貴家子弟

必藏好方書願畀我一二或可為人起疾密素祕翻
胃一方即口授之其法用一大附子去其蓋剉中使
淨納丁香四十粒復以蓋覆之線縛于箸寘銀石
器中浸以生姜自然汁及蓋而止漫火煮乾抄一錢
匕摻舌上漱津下之若煩渴則徐入粥糜忌油膩生
冷孫喜書之於策未幾州鈴轄苦此病危甚孫為之
拯治正用前方數服而愈謝以錢五萬孫家貧所得
過望平生未之有也略不述所未但自言其功欲傾
密歸塗更有請俄一夕告殂時方年五十精采伉健
而奄忽若此乃知財物不可妄得云密姪說

海口鎮鰕魚

汪茂通檄監福州福清海口鎮稅一夕津吏報有海
舡一隻經過岸下所載唯鰕魚一尾客人貪行市不
可滯留乞便為檢放汪知其為大魚語之曰俟收稅
畢為我買其頭吏曰恐太多無發泄處乃令只買雙
頰鰕肉亦以多為言於是但市其半少焉四兵牽負
而至其重七八十斤汪舉室恣食之又以其余作脯
餉縣僚畧計此鰕無慮數千斤

黟縣道上婦人

浮梁民程發為人庸力屢往來江浙間淳熙十四年

九月自臨安歸過黟縣境清旦過婦人於塗顏狀愁悴告程曰我不幸丈夫狠惡常遭鞭箠而阿婆性尤嚴暴不曾得一日定疊昨夜趕我出無處着身若汝能帶取我以行便當嫁汝程曰我自有妻會伏事吾母如何無故捨之而別娶且與汝同行路人必喚做姦盜於事不穩便婦曰如此時汝自先去我今此路甚熟候晚下宿泊處當往相尋計程無詞以拒漫應曰好遂獨行暮抵旅店則婦已在房內矣力邀共寢程初不肯從愠曰我便走投都保說汝掠我来強姦我程頗惧又覩其容色勝厥妻乃遂其請將曉復云我

後須到汝家若怕妻不容自向近處別討一屋住但
時、過來相就亦得臨別於手帕內取一衲襖與程
程既還家不以語母妻所^居五里外有虛市曰廣平一
距邑十五里程一日往忽被疾始與母道所見曰母
婦恰入房相存問坐床上移時方出門去母駭愕蓋
略無影形也迨曉而死母歛以衲襖而葬之妻從後
更人惟生一女及嫁程母往依之遂空一室

淮西牛商

慶元、年夏浮梁北鄉桃樹村衆戶買牛賽神得一
頭於淮西商人極肥腴享獻既畢分胙而食之凡七

八十人肉才下咽悉苦身熱腹脹如中毒狀經三日始愈徐究其故乃姦商殺青竹蛇入毒縻碎拌和於橐栝而以飼牛牛咀嚼甘美十餘日膚革倍於昔時商獲息過半乃引餘牛往浙東買者方議追執而訴其惡聞已溺死於前渡遂置不問此鬼得而誅也

事汪茂明說

李晉仁喏樣

李祐子晉仁河東人政和宣和中歷數路轉運使在京西時以唐鄧房州不奏旱災及禁民陳訴皆舉劾之其人公直剛明然性最滑稽上官有庸繆不見稱

於士論者必行侮辱嘗為磁州滏陽令磁守老昏而
好校僚屬礼数祐初上謁鞠躬厲聲作揖守驚顧為
之退卻既去遣客將責之明日再至但俯首拱敬而
不啓齒守大怒出府帖取問令分析祐具狀荅言祐
昨早詣府自謂最尔小官事上當以礼故行高揖旋
蒙使君責誚所以今日不敢出聲不意復蒙譴問委
是高来不可低不可伏乞降到喏樣一個以憑稟守
施行守覽狀益怒而竟無以為罪也汪汝紹少卿嘗
在其幕中實聞之予得在卿說已五十年所謂李作
令處亦不能的記也

醉石舞袖

許先之尚書幾信州貴溪人住居鄱陽知東平府時
得一奇石高闊三尺宛如酒家壁所畫仙人醉後奮
袖坐舞之狀蹠其右足輦歸寘於堂宿直者常遇一
偉丈夫舞躍不已而形體絕壯始猶惧之久而習玩
其態相與扶持襲逐擊之即仆燭火閱視乃此石也
許命推斷其腦自是不能神紹興初宅為汪丞相所
有知其物為怪委諸墻角予求得之以入草堂供翫
甚可觀也

夷堅支丁卷第五

夷堅支丁卷第六十一事

上饒徐氏女

上饒徐氏二女長嫁王秀才性頗淫冶因夫出外輒與少僕私後得疾日進不瘳平時用一鏡其妹嫁楊氏者屢求之不肯與至是謂家人曰我病無活理安能戀鏡姨、要此物可持以送之表我意念久之果死妹居在三十里外來奔喪相與經護後事且營佛供因留駐數日臨去姨家述亡者之言付以鏡妹悲哭捧咽遂携歸乃還舍取以照面時日色已晚忽施脂粉塗澤開箱易新衣氣貌怡悅人問其故曰姐、

見在鏡子裏喚我須着隨地去皆驚而來視初無所
覩遂對之笑語憫之如狂癡梳裝才畢覺頭眩急就
枕頃刻而亡時慶元、年四月也姨既葬淫僕詣墓
下若有呼之者繞墓徃反數十匝咄、云娘子喚我
趨伏墓前再拜不能興它僕掖起之死矣郡士鄭著
必彰說

業

證果寺習經

明州醫者俞正臣說其鄉里士人王某當科舉之歲
欲徃山間習業得證果寺絕幽邃無車馬喧遂謁僧
假一室寓止寺僅有僧行三四輩嘗盡徃十里外民

家誦經歛死王獨處迨夜半滅燈將就寢聞人扣戶
即延入蓋舊友也王見其來甚喜曰正尔孤寂而逢
故人可謂幸會恨寺衆皆出無由注燈煮茶殊失主
礼客謝曰不必尔吾自不合冒夜行無處託宿能見
容足矣王留之同榻劇談良久微笑而言曰有一事
不免以實告幸勿怖問何為曰我死已歷年今夕之
來願有所託王駭曰如是則我乃與鬼語那得為便
曰無傷也吾非為怪惑但有禱於君吾亡後妻即改
嫁稚子懦弱殆無以食吾生時積館舍所贏白金二
百兩埋于屋下某處願為語吾兒發取以治生切勿

令故妻知冥漠之中當思所報遂長揖而別王方幸其去而暗中隱、見其人固在床展轉不敢寐俄天明亟超出值寺僧及喪家人至云夜來十念畢舉尸欲飲只空衾在地遍處尋索弗得王引入室視床上人乃新死者也王惴恐未已急徙歸而訪友家呼其子果如言得銀予頃聞張定叟說嵯縣山庵事略相類豈非傳者誤其郡邑乎然其末絕不同姑復書之以廣異述

陳六官人

嘉興魏塘鎮東陳六官人名師則娶同里朱監酒女

隨婦翁之官溫州既還鄉與兄不協買孫氏屋別居
彼宅素多凶怪故孫氏虛而不處陳才入其室百妖
并興符禁不可治但呼巫祝具牲酒禱謝則稍定陳
嬖一少妾曰安、年甫十六因是常與妻反目慶元
乙卯季夏妻以疾亡後兩日比鄰鐵工沈廿一亦死
陳不能奠居暫避之於近村徐莊相去三十里安、
之母錢二嫂未聞朱氏訃見沈生至云陳孺人喚女
來取安、若不然便責付牙家我今下州城幹事汝
宜一面速往錢二嫂持飯與沈食自賃小艇到陳故
居始知己徙去孺人及沈皆死大恐而返陳又再徙

居張涇匯孫屋復空而安、猶無恙今方一歲未保其往也

阿徐入冥

嘉興奉賢鄉民王三妻阿徐乾道元年初夏死經夕復生言方病困時見兩個公人把文符追我去喚汝對事我云尋常家務自係丈夫與兒子管幹我無所預何故來追公人曰須要你去不覺隨出門行一徑陰慘不見天約十數里到官府往來憧、喧鬧兩人止我于外先入寫押到狀然後驅至庭下四面垂簾別一吏在前立問云汝何故強占卑幼財產我答言

平日不曾干預家裏事。喫素念佛已三十年来。只記得阿伯王大與丈夫王三均分祖業。伯後去大聖寺出家做行者。其一分田園是伯兒子王八典與魏塘鎮孫家。將錢賭賭非理用過。只剩得屋基。却是阿徐請佃累年後。伯身死。王八出外未歸。夫王三為焚化拋骨。再將屋基還王八。造屋除外。除外即無強占聽得簾裏傳聲。押王八出對。便有一帶枷罪人階下立。乃伯也。伯向我說。我久在陰府。不知陽間事。子細所以。兩次理會。今既分曉。更不願爭。我問伯何事受苦。如此曰。我者修行者。時緣化施主錢修造鍾樓。隱瞞

入己又將打回齋飯歸家所以受罪未脫對訖我乞
放回簾內云到這裏如何空回得遂捺坐打脊至第
三下一似夢覺乃頓甦家人視其背杖痕儼然極痛
楚數日方愈縣人新廣德宰孫淇傳其兩事右四事
余魏思說

成都趙郡王

青唐羌隋氏之孫隴拶崇寧中歸京師賜姓名曰趙
懷德拜節度使封安化郡王其孫襲爵後入蜀常為
成都路兵馬鈐轄天資桀橫占大慈寺四講院屋宇
併居之歷年既多殊為一邦患苦寺內保福禪院西

堂僧智則嘗住持合州釣魚山道行清高獨與之厚
蓋無日不往來人莫知其所以契合也有游士妙於
命術談人死生禍福若神謂趙君九月生日後必死
時方仲春趙恐甚邀智則語其故禱之曰師方外尊
宿視寂滅如夢覺能代我一死乎則笑曰何足為難
但我却有所請能相聽則可耳趙問欲何言曰郡王
久據四院殿堂像設曰就隲頽講席由茲殆廢吾實
弗忍儻能卜徙外第而還以畀群僧吾雖死不惜趙
許諾即日于城外小東郭建宅捨其故居後七日四
院僧輩集闔府縉流嚴脩香火迎則公齋於水陸院

中食訖升座舉揚觥若具道所以代死之意奄然而
化趙為主喪事素服舉龕禁于大智寺塔下是歲趙
無恙明曹廷堅待制帥蜀趙貴倨自若肩輿騶呵徑
造廳上曹怒曰鈐轄於制置使有階級安得犯軍禮
立命武卒擒付也直司旋荷繫于獄揭榜求其宿愆不
數日士民交訟紛紛得其自直兵前後死亡者四百
輩悉不落名籍而冒請糧帛遂併捕其二子鞠實計
贓不貲父子皆斃於獄中距智則之死才一年饒州
安國長老了詳者蓋加州人也談此異予謂死而可
代則臣之於君子之於父行之久矣趙君與智則之

事豈其然乎

劉改之教授

劉過字改之襄陽人雖為書生而資產贍足得一妾
愛之甚淳熙甲午預秋薦將赴省試臨岐眷戀不忍
行在道賦水仙子一詞每夜飲旅舍輒使隨直小僕
歌之其語曰宿酒醺、猶自醉回顧頭來三十里馬
兒只管去如飛騎一會行一會斷送殺人山共水是
則青衫深可喜不道恩情拚得來雪迷前路水前橫
住底是去底是思量我了思量你其詞鄙淺不工姑
以寓意而已到建昌游麻姑山薄暮獨酌屢歌此詞

思想之極至於墮淚二更後一美女忽來前執拍板
曰願唱一曲勸酒即歌曰別酒未斟心先醉忍聽陽
關辭故里揚鞭勒馬奔皇都三題盡當際會穩跳龍
門三級水天意令吾先送喜不審君侯知得未蔡邕
博識夔桐聲君背負只此是酒滿金盃來勸你蓋賡
與元韻劉以龍門之句喜甚即令再誦書之於紙聽之
勸接但不曉蔡邕背負之意因留伴寢始問為何人
也曰我本麻姑上仙之妹緣度王方平蔡經不切謫
居此久不得回玉京恰聞君新製雅麗勉趨百韻媒
從此願陪後乘劉犹以辭卻之然素深於情長塗遠

客不能自制遂與之偕東而令乘小轎相望於百部
之間迨入都城僦委巷密室同處果擢第調金門教
授以歸過臨江因游阜閣山道士熊若水修謁謂之
曰欲有所言得乎劉曰何不可者熊曰吾善符籙竊
疑隨車娘子恐非人也不審於何地得之劉具以告
曰是矣是矣俟茲夕與並枕時吾於門外作法了持
呼教授緊抱同衾人切勿令竄俟劉如所戒喚僕秉
燭排闥入見擁一琴頓悟昔日蔡邕之語堅縛冥于
傍及旦親自挈持眠食不捨及經麻姑訪諸道流乃
云頃有趙知軍携古琴過此寶惜甚至因搏拊之際

誤觸墮砌下石上損破不可治乃埋之官廳西邊斯其物也透發瘞視之匣空矣劉舉琴置匣命道衆焚焚香誦經咒泣而焚之且作小詩述懷予案劉當在詹驛牓中而登科記不載

烏江魏宰

烏江縣治後有狐狸洞時、出有小妖淳熙四年魏昌賢作宰因坐廳事家人於看幙內遙望見美女在其側以告魏妻時官妓王道奴以色称頗蒙邑僚顧眄妻不復審其實呼之入宅痛加杖笞明日自往幙內所覩如初但不能辨其容狀又呼道奴則正病創

困卧始知其非疑洞狐為厲以語魏、徃後圃於竹林中得之土穴、口才徑尺許而陰沉暗塞深不可計於是集道流設醮祛逐輦瓦石謹築之凡用十力徑日乃填平自後安貼不復見

南陵仙隱客

濠梁士人林森字秀實攻苦讀書汲、以功名為念惡城市喧雜即村墅營一室每夕修業至三鼓忽窓下有人聲其音則女子也呼曰功名富貴緣難致讀書中夜何曾睡時月色明潔傍無僮奴知其為異叱之曰汝人邪鬼耶故以半夜來相戲侮笑曰我乃南

陵仙隱客吾父令我為君婦侍巾森望其儀容甚美
啓戶納之而出語詈責女曰無用生疑我是南鄰王
知縣女先人已沒有遺文在此加君力學思奮故命
我嫁君吾家更無他人至於室女之身自媒自獻用
是不欲白晝來因出一紙書以示森果其父手澤也
森年少介處喜於得配遂乃留於共寢至旦而去自
是不間朝暮或經月不窺外庭森如醉夢迷罔了不
復究其所届徃來逾年生一子森因抱拊嬰孩謂女
曰我既為汝家壻而不一到汝君宅於心常不安盍
偕行乎女不可森始疑焉自書昔聞盧充幽婚得無

近似即訪於近鄰問王知縣宅安在皆曰不在此只
只有女塋於南崗上今二十年矣森拉其人亟詣墓
次見一竅如鼠穴穿徹於中惧而歸舍女正卧床上
撼之覺其以所見扣之默、無一語若有愧容挾兒
徑出森買酒奠其墓且以石窒穴泣別去明日還城
中自尔絕跡

右三事皆永豐
士人徐有光說

永康太守

永康軍崇德廟乃灌口神祠爵封至八字王置監廟
官視五岳蜀人事之甚謹每時節獻享及因事有祈
者無論貧富必宰羊一歲至烹四萬口一羊過城下

則納稅錢五百率歲終可得二三萬緡為公家無窮
利當神之生日郡人醵迎盡敬官僚有位下逮吏民
無不瞻謁慶元二年漢嘉楊光為軍守獨不肯出其
人素剛介不信異端幕府勸其一行拒不聽而置酒
宴客是夜火作于堂延燒不可救軍治為之一空數
日後其家遣僕來言所居亦有焚如之厄正與同時
楊始悔恨知為觸神所怒譴然無及矣

成都鬼哭

紹熙三年四月成都府午門外夜有鬼哭之聲久之
悲哀鬱蓄若數十人聲遠近皆聞之深以為怪至六

月有瀘卒之變捕作亂者戮之於所哭之處蓋禍福吉凶之兆神明既先知之雖欲幸脫不可也右二事子翼說

施德遠夢

施德遠湖州人參知政事大任鉅姪孫也乾道五年赴省試正月一日夢參政公來語之曰汝今年與我同歲覺而恍然參政生於元祐壬申是時七十八矣殊不曉其意試罷入大學見同舍生問一士曰尊丈年今幾曰七十七歲德遠憶所夢漫言之同舍喜曰君必登科七十八者過省也未幾果奏名鄭僑榜第三甲及第順伯說

夷堅支丁卷第六

夷堅支丁卷第七十三事

張元善水厄

處洲並海雖旁流支港皆深闊往來舩舟常有驚濤駭浪之害村岸有老叟一士人在水中拋青龍長丈余且甚巨臨門呼曰活我當後報叟曰此不難也引手撥龍去士得登岸覺而異焉以語其子明日正午颶風大作暴潮如山而至一小舟碎於波間有人溺水持大青竹竿連呼救人叟出觀之宛如夢所見者急掉漁艇往拯救已昏不能言叟喚童兒策掖以歸寘於室為燃火燎衣具飯食良久乃蘇云吾

為張体仁建州浦城人也。因適永加。經由不虞。遭此變。非叟仁心。則已。葵魚腹矣。留旬日。乃能復常。推謝而去。叟亦不以所夢告。張後登第。仕官通顯。遣人訪叟家。致錢帛為餉。旋復本姓。曰詹。仍字元善。位九卿。帥閩部。前程固未艾也。

四祖塔

蘄州四祖山塔。遭兵火。蕪盡。寺僧即其處。僅成矮屋三間。以安佛像。士大夫至黃梅者。必迂塗往觀。然多為陰翳。四合。或蔽像。不得見。鄱陽張疇。壽明通判。郡事。因適野視。早就宿寺側。明旦偕長老宗紹。登塔基。

始猶濃雲密霧已乃開霽稍瞻睇髣髴宗紹言向嘗掘基下得石碣蓋郭璞地記云候塔壞日當有姓張人來而塔復成今日符此識矣張大嗟異曰若尔當試為圖之迨還城以事告人無有不樂施者不浹旬集錢數百萬纔半歲訖功初肇役時役者持鉏發地且數尺見一僧瞑目跌坐指甲繞出於背且纏其軀監寺僧以告紹、叱之曰何故師多鬼亂無得復語遂輦土掩之既而塔成釋徒服紹之識量以為不可及壽明子振之親見其事予謂郭景純在江南時禪法未入中國無由已為四祖立記疑亦知數者托其

名云

郭節士

浮梁縣舍宅堂柱廊作橋三間頗明潔常為燕息之地紹興丁丑歲永加薛季益良朋為令以夏日觀吏牘於橋上據胡床倦卧若夢寐間恍惚見朱衣人立其前驚問曰汝服飾詭異為人為鬼為我言之對曰某生則為人今鬼也又問然得何為而出姓名為何有何事欲來訴曰某姓郭氏二十年前承乏邑宰不韋草寇犯境固守弗去悉力拒敵盡室皆死焉既沒之後冥官錄其忠義徇國俾之為神而朽骨猶埋後

圃願尚書哀我收拾掩之為惠實大薛曰吾為邑長
於斯安得以尚書見稱曰此在冥間聞公當居此職
非敢為佞也許之遂不見時日已曛暮翌日命數卒
訪其尸果得於花檻之側乃具棺歛而塋諸原虞其
後趙善著宰邑亦感夢不肯與人言但求其當官政
跡書碑錄板而塑厥像於崇聖寺以其抱忠節隕命
故目曰郭節士薛令果至權吏部尚書

金郎中

金君卿丙志載其娶妻事金未登科時讀書於浮梁
山間中夜未寢聞戶外人行雜沓語聲嘈、出視之

月色滿庭略無所覩良久又聞復有一人低語曰郎中未睡否莫要高聲已而寂然明日詢之乃鄰近民家設水陸供也時方承平崇尚官爵仕至正郎為五品金甚喜曰鬼神告我矣仕官未艾一第不足得也未幾策高科歷郡守部使者積代至度支郎中當路多知己自謂已攀侍從然竟不復進步而終度支郎中今之朝散大夫也四十年前已有定分其可妄意於進乎

三將軍

浮梁西鄉崗劣原有新安寺僧惠照者辭其師海印

往江湘間行脚至隨州大洪山留數歲乾道六年還鄉持石刻數本遺院主允机其一紙乃三將軍畫像机志於求利於是呼木工雕三神形模一切與碑相類旋闢一堂供事且將施丹青藻繪為化緣之資未能辨其費近村民劉九之妻病足攣已久幾不能移步夜夢一婦人來自頂至踵皆純白謂之曰知汝有患苦若能致力於我當相為治之妻寢以告厥夫疑為妖異即同詣寺欲邀僧誦經以伸禳卻因過新堂見三像指其一曰此正入夢者通身皆白得非有莊嚴之意乎立取錢十千付寺以助設色而不言所見

不旬日妻忽捨杖起行又旬餘妥貼如無疾者復造神前焚香瞻拜僧問其故始以語之其事喧傳聞者競有所施允机精于醫能切三年脉知人死生此事修營皆机得酬謝衣鉢所致今亡矣名連惠者其孫也亦頗有祖風云

信州鹿鳴燕

紹熙三年秋信州解試揭榜畢當作鹿鳴燕以享隨計之士郡守王道夫擇用九月二十九日開筵諸邑士子先期皆至貴溪余秀才以二十六夜夢人告曰聞君來赴鹿鳴燕此事已不成諸人皆去了君宜早

歸余寤而不樂以為功名之會必無濟理或恐有家
門禍故深憂之明白日市中大火延燒民舍數百間自
午至中夜乃止煨燼之余公私愁窘平治煤地經月
未能竟遂罷此燕但致餞酒以贐行時大兒通判州
事張振之監贍軍酒庫

張方兩家酒

浮梁人張士寧淳熙癸卯暮冬之月釀白酒五斗欲
趁新春沽賣除夕酒成既芻取之矣復汲水拌糟于
甕規以飼豬後二日入其室聞芬香撲鼻試視甕內
則又成美醞清辣反勝于前亦取之仍實以水至三

日復得酒如初鄰里傳說或以為挾幻術與之爭辯
終不信乃邀至釀處始驗其不誣出語相賀謂張氏
為神所祐從此將興及日昨再往視悉為水矣又西
鄉冷水村細民方九家造斗酒寘甕于床側隱處俄
而挹之不竭如是十余歲日、獲錢了無勞費賴以
贍給數口殊不知其所以然後為長子娶婦經旬時
偶客來令婦取酒婦以甕在暗處挈之出見一小蛇
繞結於傍蛇望人至即逸去自是甕一空今方九已
亡獨子孫在而窮困不可復濟矣

右七事皆張振之
子理說

餘干譚家蠶

餘干潤陂民譚曾二家每歲育蚕百箔紹熙元年四月其妻夜起餵葉忽見箔內一蚕長大與他異幾至數倍而逐節為一色青紅黑白皎然不雜當中如黃金透徹腹背婁知為佳祥取香合捧承別挫細葉鋪籍寘諸佛堂旦起揭視則已生兩耳明又且生尾俄而衆足皆隱徐生四足能立全如馬形時勃跳作戲凡七晝夜馬不見忽得小佛相似入定觀音蒙頭跌坐外間傳說求瞻覩者駢肩疊迹譚氏畏有他變乃并合瘞之於桑下是歲所得絲絮倍于常長年至於小蚕寒蚕亦皆遂意二年三年皆然及四年癸丑春

夏所有猶昔了無一壘成就甲寅乙卯歲亦如之其
村鄰有以女為張思順婢說此事蓋親見之

靈山水精

水精出于信州靈山之下唯以大為貴及其中現花
竹象者朱尹才家在彼舊頗贍足十餘年來浸、衰
落嘗因寒食拜掃先墓小民百十為群入山尋采水
精且闢百草為戲朱獨行院徑間忽見一石塊光輝
射人熟視之真寶石也高闊如大甕喜甚惧為眾所
見取亂葉蔽之既還舍呼集田僕二十輩乘夜昇歸
許臨安內苑匠聞之請於院璫求假至信視已立價

以從類

復增三千貫朱付之類以小康麗水人盛庶字復之名士也曾仕于信得二片高四寸許闊稱之中有青葉成行全如萱芽初抽之狀盛君寶藏之遇好事君子乃始出示

右二事皆張思順說

郭教授

成都人郭某不知名監興州大軍倉與戎帥吳挺少保厚善嘗有軍中驛卒因請月糧以語言忤郭、訴於吳、殺之郭後鎖廳登紹熙癸丑第調興元府教授未及赴同郡王翊主簿同年生也夢為教吏追逮趣其行甚遽翊知其為冥司不肯前進禱之曰有母年老不審何罪願使者明以告然後承命其人云照興

州承局事翊曰翊以寒士得一官生平不曾到關外所謂承局者無由相識今所對果何事耶諸人更相驚顧曰且子細且子細一人云幾何錯了即捨去翊覺惘然莫測又數日聞郭君殂始訪得興州本末乃與人言

馮資州壻

蜀人馮子春為資州守其壻從之官嘗湏公使銀盆老兵持以入壻匿之而称失去且語馮云未嘗用馮以為兵所竊寘諸獄兵衰老不能堪訊鞠遂自誣伏

索其物則云久已轉鬻了既論罪決杖且責償元直
兵不勝寃憤具狀訴於東岳行宮泣拜而焚之仍錄
一紙繫腰間乃自經於廟門之外馮受代復職果州
忽見此兵正晝在側愕然曰汝死已一年如何得以
到此對曰銀盆事某陳訴於獄帝今來追知府女壻
對理馮驚懾之次俄失所在其壻即苦中惡當日死
馮後七日亦薨卒鳳州通判郭公遂以慶元乙卯部
潼川綃網過鄂州與姪孫伋相遇說此

蕪湖龍祠

紹熙五年春江西安撫司將官林應趾部豫章來網

往金陵抵蕪湖內一舟最大所載千斛中夜忽漏作
水入如涌舟中之人惶窘無計林具衣冠向龍祠拜
禱曰應趾以貧為此役今若是將大有損失何力以
償撈湏盡徙出又非倉卒可辦舟有七倉輒用甲乙
次叙書七闌以下所向頭大神威靈曲垂昭告遂得
第二闌未及搬運而漏自止於是安寢至旦後三日
晚至采石舟復漏乃集網衆如神告之證空第二倉
見底板正脫一節一小魚當漏處帖、如遮護然已
腐矣蓋前者漏止正以魚故神之賜佑大矣哉

右三
事俱

丁湜科名

丁晉公本吳人其孫徙居建安資產豪盛子弟中名湜者少年俊爽負才氣特酷嗜賭博雖常獲勝然隨手蕩析於狎游歟父屢訓責之殊無悛心父怒囚縛空室絕其飲饌飢困瀕死家老嫗憐之破壁使之竄父喜其去亦不問但謂其必擠墮溝壑湜假貸族黨得旅費徑入京師補試大學預貢籍熙寧九年南省奏名相國寺一相士以技顯其肆如市大抵多舉子詢扣得失湜徃訪之士曰君氣貌極佳吾閱人多矣無如君相便當巍巍擢第即大書紙粘於壁云今歲

狀元是下湜、益自負而所好固如昔時同榜有兩
蜀士皆多資亦好博湜宛轉鉤致延之酒樓上仍令
僕携博具立於側蜀士見之而笑遂戲於小閣始約
以萬錢為率戲酣志猛各不能中止累而上之湜於
此藝得奇法是日所贏六百萬如數筭取以歸郎又
兩日復至相士肆士驚曰君今日氣色大非前比魁
選豈復敢望望誤我術矣湜請其說士曰相人先觀天
庭湜黃明澤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善為
牟利之舉以負神明哉湜悚然具以實告曰然則悉
以反之可乎士曰既以發心冥、知之矣果能悔過

尚可占甲科居五人之下也湜亟求蜀士還其所得
大半迨庭策唱名徐鐸首魁湜為第六云其姪孫德
興尉先民說

夷堅支丁卷第七

夷堅支丁卷第八十四事

趙三翁

趙三翁者名進字從先中年縣白沙顛人本黃河埽兵避役亡命遇孫思邈於棗林授以道要久之孫捨去令只居縣境淳澤村曰切勿離此非天子詔不可往俟我再來與汝同歸宣和壬寅歲年一百八矣果被召見館於葆真宮頃之告歸詔問所欲對曰臣本隸兵籍未有放傳公憑願得給賜它無所欲也即日有旨開封尹盛章給與之遂放浪自如於技術無所不通能役使鬼神知未來事為人嚙呵按摩疾痛立

愈保義郎預公孺苦冷疾二年至于骨立一日正灼
艾而翁來乃詢其病源頃以實告之翁悉令撤去時
方盛暑俾就屋開三尺天窗放日光下射使頃仰卧
揉艾遍鋪腹上約十數斤乘日光炙之移時熱透臍
腹不可忍俄腹中如雷鳴下泄口鼻間皆濃艾氣乃
止明日復為之如是一月疾良已仍令滿百二十日
自是宿痼如洗壯健似少年時翁曰此孫真人祕訣
也世人但知灼艾而不知點穴之不審虛受楚痛耗
損氣力日者太陽真火艾既遍腹且又徐、照射入
腹功極大但五六月為上若秋冬間當以厚艾鋪

腹蒙以綿衣熨斗盛炭火慢熨之以聞濃艾氣為度
亦其次也其術出奇而中理皆類此密縣墮門山道
友席洞雲往獨紇嶺瀑水潭側登翫慕其清峭高爽
即築室以居既而百怪畢見未及一年禍變相踵席
謁翁告以故翁曰得無居五箭之地乎席曰地理之
說多矣獨不聞五箭者敢問何謂也翁曰峯巔嶺脊
陵首隴背土壤之口直風當門急如激矢者名曰風
箭而峻灘急流懸泉寫瀑衝石走沙聲如雷動晝夜
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剛礫燥斥岸沙磧不生草木不
澤水泉硬鉄腥錫蟲毒蟻聚散若壞壤者名曰土箭

層崖疊嶽峻壁巉巖銳峯峭岫拔刃攢鋸聳函露骨
狀如浮圖者名曰石箭長林古木茂樾叢薄翳天蔽
日垂蘿蔓藤陰森肅列如墟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
之地射傷居人皆不用要在回環紆抱氣象明邃形
勢寬閑壤肥土沃泉甘石清乃為上地固不必一一
泥天星地卦也予歸依我言去山就吉當自無恙席
敬受其教居止遂寧翁亦不知所終嵩山張壽昌朋
父為作記郭彖伯象得其文載於睽車志末予欲廣
其傳復志於此

建昌士人

建昌士人姓失其名往臨安赴省試夢入一神祠值判官
捧大簿欲登殿案上有餅貯水誤觸之落地其聲鏗
然即驚覺謂為非佳兆意絕不憚既而春榜預選登
高科注樂平主簿乃悟捧薄及餅落之旨順伯說

潭州都監

潭州兵馬都監某出於天武禁衛離兵籍得官即滿
秩府帥使押米萬石至鄂渚因挈家行道過青草洞
庭湖泊舟龍王廟當具牲牢礼謁其人素強倔且憚
費薦供菲薄祝史白曰神靈意頗不憚宜每事加謹

某殊不畏然夏夜月明坐於船艙上望大金沙堆光
如撒星煜、聚散稍成五色炫轉滿川問於舟人曰
此諸神皆出嬉遊也其人笑曰乃是鬼火耳何神之
為取彈弓射之蓋夙精此技百發百中才一彈落光
采霍然而滅舟人竊以爲憂明旦詣廟審視則風神
土偶捨故處偏側而立遍体有圻裂紋昨夕彈圓正
在袋中以告都監使謝過亦但再拜而退至暮風敗
其一舟失米數百斛罄二年俸余僅能償直慢神獲
咎如此全家雖震怖幸不葬魚腹大抵鬼神多驚故
尤畏彈也景裴聞其說於錢不孤而忘都監姓名

白入言是
云

范斗南字一卿甌寧人淳熙二年登第待次某州教
授買一妾寵之而內_子游氏不容乃詐語之曰明年我
將赴官道塗行李之費貧無以給今有浦城趙氏遣
僕持書來欲月以錢三十千邀我作館客不可失也
於是挈妾行既抵彼邑境得村居山寺一僧房稍葺
以為寓舍臨遷居妾至戶外彷徨不肯進扣其何所
見曰房中有人我不敢入范曰此空室爾何 有人
汝得非眼花妄發耶強之入未幾妾既抱疾亡迨撒
去床帳其後壁畫已古暗隱、見青帳中一婦人覆
錦纈衾而卧者正與妾寢同乃審向來所覩蓋此也

范鬱鞅不樂遂為疾嘔所苦勢且危急友人賈正簡
來問疾言曰去此三里前村有漁翁蓄藥能起死但
慮未必可得須禱之於神天可也於是為焚香祈祝
曰若范斗南前程未艾願獲漁翁之藥如其不然則
天数有限非人力所能延敢不委命遂往訪之適遇
此翁告以故翁曰藥其難合不常有今早笥中尚存
一粒為人取其半即以所餘者授之使亟服賈携歸
煎湯餌范疾去如掃次日愈賈生能文慷慨佳士也
故為朋友篤於義如此鄱陽張玘董南一與范為同
年進士也乃云親見范告急言挾妻在旅而妻從鄉

里來其事不同

陳堯咨夢

建寧城東黎岳廟所事神唐刺史李頻也靈異昭格
每當科舉歲士人禱祈赴之如織至留宿於廟中以
求夢無不驗者浦城縣去府三百里邑士陳堯咨苦
貧憊費不能應詔乃言曰惟至誠可以動天地感鬼
神此中自有獲學祠吾今但齋香紙謁之當獲玉應
是夕宿于齋夢一獨脚鬼跳躍數四且行且歌曰有
官便有妻有妻便有錢有錢便有田堯咨既覺遍告
朋友決意入城其事喧播於鄉里或傳以為戲笑穢

聞揭榜果預選一舉登科

龍溪縣崇

翁德廣字仲實建安人乾道二年進士甲科後知漳州龍溪縣官舍素多崇翁至之明年次女方覽鏡間見黃衣婦人立於側恍惚如夢認為父侍妾呼之至三弗應俄而又有一婦人久而不出女未知為異也翁從外歸喚家妾了不見但聞喧呶聲在室內遽往視之女已嘔血而仆耳鼻皆為泥所窒力挽之使起竟不救

宋提舉侍姬

宋少卿提舉福建茶事治所在建寧一侍姬卧房中
見一女子衣乾紅衫捧一杯羹與之細視之乃其所
產之血唾去不受如此連日來陳詞懇切姬度不可
勉接而食之不數日而卒右四事盈之姪姪為閩茶茶
相示

劉監承

劉大臨以紹熙五年自將作丞出補外得添差通判
建康府以贅負無官舍假楊和王宅以居未幾為崇
孽所撓雖無鬼物現形而室內八籠一日正晝出行
於堂如人所夾持者劉知其怪白於府從寓它處既

而妻亡次年又坐秋闈監試為同僚王万樞二子所累罷官歸

王翫工虱異

處州鄰陽民王六八以簪縛盤翫為業因至縉雲為周氏葺翫方施工而腰間甚痒捫得一虱戲鑽翫成竅納虱於中剡木塞之而去經一歲又如縉雲周氏復使理故翫忽憶前所戲開竅視之虱不死蠕蠕而動王匠怪之拈寘掌內祝之曰尔忍餓多時如今與尔一飽虱遽齧掌心血微出痒不可柰拊之成創久而攻透手背無藥能療遂至於死

王七六僧伽

麗水商人王七六每以布帛販買於衢婺間紹熙四年至衢州詣市廛趙十三家所齋直三百千趙盡侵用之王久留索償不可得時、忿罵趙但巽詞遷延一夕醉以酒與妻振其喉殺之納尸於大節內王常日奉事僧伽大聖甚謹雖出行亦以畫像自隨旦暮香火瞻敬趙恐遺物招累捲像軸并淨餅香爐併寘節內俟半夜人定欲投諸深淵將出戶有僧數人蹣踵來惧其見也為之少止良久再出則遇僧如初凡五六返天且明不暇顧徑昇至江濱鄰居屠者姜六

一評其荒擾執趙手欲就視不隱乃告以實賂以五
楮券姜不聽曰我當訴尔於官趙夫婦哀祈復增十
券姜喜乃捨去十日不買賣歸而而持券易錢其妻
疑之曰汝無事早歸不做經紀何緣得有錢定是做
賊姜語之故妻曰事干人命万一敗露打一場官司
不小汝若入獄我一家如何存活合經官告首姜遲
回未應妻厲聲叫呼於是徃報津邏擒王尸於水中
其像卷傍題字曰處州麗水縣奉佛弟子王公捨錢
盡西安縣遺牒會得實趙伏辜始驗諸佛示現皆僧
伽靈變所格然不能救其死也

西湖判官

侍衛步司右軍第三將狄訓練以紹熙三年二月六日部諸寨岳五更入受俸至前湖門外坐胡床以俟啟關覺有堅物觸其足取燭照視則一巨蟹長三尺形模怪醜令從卒執縛送於家復坐假寐夢一人富鬚顏貌古惡着淡綠袍軟幘黑鞵繫烏犀帶持手板揖曰公乃西湖判官因出戲於綠野蒙君虐執慮必遭鼎烹之害願亟馳一使往告早全余生當謀厚報脫或不免在微命固不足惜正恐為門下之禍非細事也狄寤而門已啓衆以次入城未暇問及事畢奔

馬歸舍諸子已烹蟹分食詫其甘鮮獨妻未下箸狄
話所夢使勿食未幾五子相繼病死惟狄與妻存

周氏買花

臨安豐樂橋側開機坊周五家有女頗美姿容嘗聞
市外賣花聲出戶視之花鮮妍艷麗非常時所見者
比乃多與直悉買之遍插於房櫳間往來諦翫目不
暫釋自是若有所迷晝眠終日則不寤夜坐則達旦
忘寢每到晚必洗裝再飾更衣一新中夜昵、如與
人語父母以為怪密邀行法者至女畧不動色殊無
惧意有鬻趨人羽者老居候潮門外周邂逅相遇羽

問之曰或言君家有祟不可治信乎周曰然吾甚苦
之無以禦也因具告其故羽曰此猫魘也明日當奉
為行誅至期用備酒肴香楮延致羽布氣步罡少時
女已振恐羽運法劍斬其女不覺而入房熟睡數刻
起神宇豁然問其向者所見女曰纔黃昏後一少年
狀貌奇偉着裘乘馬而來兩絳蠟導前笙簫隨後凡
飲食所須應聲即辦謳吟笑語與人不殊今絕矣經
數旬女感疾若妊娠者復召羽書符使吞之自是一
切復常

陶太尉廟

南康陶太尉廟附蓋晉大將軍侃也夙著靈威土人事之甚謹自紹興以來頗不及前香火浸以衰落棟宇頽仆行客過者未嘗展敬牲酒幾於絕跡淳熙初村民童八、者素豪競橫肆遂毀廟以廣其房而於屋之偶疑陽偶立小堂聊復寓祀俄而妻病詣巫者卜之巫者曰犯陶太尉之子小將軍所以致禍童生曰陶太尉之神歆矣况其子乎巫曰陶公罹三維空亡故寂、如此今猶有半紀之年過當復興汝無以家致禍童乃止其後靈應果侔昔時

仇邦俊家

紹熙五年六月二十二日鄱陽城隍王誕辰士女多
集廟下奠獻命道士設醮推客將仇邦俊主其事仇
妻在家因如廁遇婦人麗容盛飾從後戶踰藩而入
駭為怪奔歸房婦人躡踵亦來劒袂對坐妻已昏迷
猶能遣厥子促夫歸仇以祝事未訖抵暮乃至指空
詬逐遂寂無所見明日仇詣府婦復出又有僕妻三
人從於後叫譟跳躍取中堂行器拋擲碎毀妻自此
感疾恍惚謔語如鬼神物付着之狀越三日而死既
塋怪竟如初仇病暴作與妻無異數日亦死

右六事
未從龍

夷堅支丁卷第八

夷堅支丁卷第九十一事

戚彥廣女

戚彥廣女者本霸州寨兵家子至彥廣精讀書尤邃法律捨父祖故步務農植穀居於文安之東野嘗省所親於濱州蒲臺丁河上留頗久其長女蘇娘小疾在家廣忽見數人捧掖一妹入戶拜於前乃蘇娘也問其何以來曰得爹書說抱病困重母憂惱不可言諸兄弟都不肯來使我省視廣曰我元不病何曾發書歸女探懷取示果手筆也廣絕以為異置女房內別設榻迨旦榻空無人廣益驚愕即日兼程還舍女正慊、卧未起扣以褰事則了不知自是門中多怪

女若為妖物所憑或盛服艷裝或高談闊論或狂吟
嘯歌廣呼里巫范道欽餽酒饌穰謝女欣然而出與
范對席語笑自如范度非己所能治請設醮筵以禱
道士至方執爐行道青詞簡錄皆遭竊去衆慙惧而
散荏苒歲餘廣為人頗剛直置之不問一日女復塗
澤易衣坐堂上召廣告之曰君識我乎我本海神侍
妾獲罪王妃屢遭鞭撻所以隱身於君家比聞妃怒
已息命我來歸溷君家許時從此話別他日當致微
報矣言訖一揖入房女恍如夢覺故疾亦愈後數年

廣因事到海濱遇婦人稱神之妻以銀百兩為贈

陳靖寶

紹興甲子歲河南邳徐間多有妖民以左道惑衆而陳靖寶者為之魁傑膚立賞格捕之甚峻下邳樵夫蔡五采薪於野勞悴飢困衣食不能自給嘗歎喟於道曰使我捉得陳靖寶有官有錢便做一個快活漢如今存濟不得奈何念弟已逢一白衣人荷擔上繫葦席從後呼曰蔡五汝識彼人否荅曰不識白衣曰汝不識如何捉得他我却識之又知在一處恨獨力不能勝耳蔡大喜釋擔以問白衣取葦席鋪於破

垣之側促坐共議所以躡捕之策斯湏起便旋路東
回顧蔡厲聲一喝蔡為席載起騰入雲霄遡空而飛
直去八百里墮於益都府廷下府帥震駭謂為巨妖
命武士執縛荷械獄犴窮訊所由蔡不知置辭但言
正在下邳村下砍柴不覺身已忽然飛來實是枉苦
府移文下邳即其居訪逮鄰左驗為平民始獲免而
靖寶竟亡命疑白衣者是其人云

鹽城周氏女

鹽城民周六居射陽湖之陰地名朦朧左右前後皆
沮洳藪澤無田可耕且為人闇冗不自振拔唯芟刈

蘆葦織席以生一女年十七八畧不識針鉏之事但能助父編葦而已北神堰漁者劉五為其子娶之不能縫裳逐之歸父母俱亡無以糊口遂行丐於市朱從龍寓居堰側時呼入其家供薪水之役久而欲為擇配楚士吳公佐本富家子放肆落魄棄父而出游至寄跡僧寺為行者後還鄉里親族皆加厭疾郡庠諸生容之齋舍因相與戲謀使迎周女為婦假衣襦具酒炙共餽茅舍一間擇日聘取儕輩悉集姑以成一笑意吳生知為丐者必將棄之已而相得甚驩偶鈴轄葛珙之子富於貲財拉吳博吳僅有千錢連

擲獲勝通宵羸過百緡葛不能堪明日復戰決辰之間所得又十倍吳由是啓質肆称貸軍卒不數年利入萬計其父呼還家讀書益勤兩預貢籍周女開敏慧解婦功不學而能肌理豐麗頓然美好初里中有麗老翁吻士也善講解孝經又能說相見周公弓中語人曰此女骨頭裏貴果如其言向使在劉漁家時已如是則飢寒畢世矣

單志遠

單志遠何州人居會通關之南世守農業家稍優贍志遠淳古恬漠獨好長生之術每道流至無問善否

一切延納虜亮正隆中有丘德彰者自云春秋過七十本江南人而容儀伉爽幾如三四十歲許善談玄理行吐納之法單得之大喜過望遂以師礼敬事之有言必信一夕從容語曰人熟無道心大抵為嗜欲所敗今將求延生久視之理苟不先絕此段鮮有克終者單焚香再拜力請其要連宵靳固乃授以篋中丹藥使齋沐澄慮擇吉日服之僅月餘單精采摧憊陰囊蓄縮全若閹官欲想未斷已無所能為單以為適我願從信愈確丘又戒使靜處一室無與外間相聞終日危坐非便溺不窺戶丘出入自如浸、用房

中戰勝之技悅其妻妾皆與淫通鄰里悉知之單殊弗悟既而挑妻妾奔遁鄰人以告單、久不歷家舍猶未信然告者至三於是始行追躡得於別村執詣到郡杖殺之妻妾亦受刑單棄之而為山林之遊莫知所屆

清風橋婦人

王耕字樂道宿預桃園讀書不成流而為駟僧諳練世故且長於謀畫鄉人或有所疑則就而取法頗著信閭里間紹興之季去虜從化僑居於山陽甲申秋虜再犯遯避地丹陽北固山之後時淮民渡江者官

司賑贍之耕裏中人姓名曰陳於府幕冬既望雪
月交輝耕聞雞鳴以為天將曉曉起着衣冠而出一
僕徐、未至耕先行由利涉門東循河而出欲從清
風橋去甫及百步遇婦人携青衣問曰天將曉乎曰
然婦人曰我與姪理分析事持狀詣府不知自甚路
入城耕曰吾恰欲入城偕行可也同塗未幾復遇數
人中一人服飾華楚餘皆秉火炬盡其僕也見耕與
婦俱來罵曰汝是何等人半夜三更扇誘他家子女
耕自辨訴其人益怒叱諸僕執縛鞭之百數哀乞命
不肯捨正喧拏爭競耕僕始至連聲呼秀才耕應之

群怪皆不見繩索自脫不復能趨府還舍惘然尚懷
怖惧遭擊處痛毒巨忍踰月乃復常

淮陰張生妻

楚民張生居於淮陰磨盤之彎家啓酒肆頗為贍足
紹興辛巳冬虜騎南下淮人率奔京口張素病足不
能行漂駐揚州已而顏亮至張妻卓氏為夷酋所掠
即與之配卓告之曰我之夫在城中蓄銀五錠必落

它人手不若同往取之酋喜偕詣張處逼奪之張戰
手恨罵酋益喜以為卓氏慕已凡是行鹵獲金珠盡
委之相與如真夫婦俄亮死軍回卓痛飲酋酒醉卧

之次拔刃刺其喉悉囊其物鞭馬復訪張、話其事責數欲行欲絕卓所出携付之曰當時不設此計渠必不肯信付我今日之獲乃張本於逼銀耳於是聞者交稱焉磨盤在縣北據淮泗之衝形如磨之圓轉因是得名漢韓信故墟也代生英豪雖婦人女子亦多剛清立節徐中車集載淮陰一婦之夫隕命盜手而婦弗知其後盜憑媒納幣聘為室居三年生二子矣因乘舟過夫死處盜以為婦從久又有兩子必不恨我乃笑而告故婦勃然走投保正擒盜赴官大慟語人曰妾少年嫁良人良人為盜死幸早聞之定不

與俱生兩雛皆賊種不可留於人世俱擲諸洪波俟
盜伏辜亦自沉而死此二女之志義相望於百年間
云

王直夫

兗州萊蕪人王直夫雖出于田家而賦性剛介不媚
鬼神每妻子疾病但盡力醫療凡招神禳禳之事皆
所不為也黨友或勉之則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
平生立志不可易也虜正隆元年之春杪變怪驟興
正晝鬼見形於中庭窺戶嘯梁移床徙釜歌笑馳走
百千態舉室怖駭寢食不遑安直夫毅然不動呼長

幼戒之曰無以異物置疑而畏之吾曹人也肖天地
真形稟陰陽正氣彼陰鬼耳烏能奸陽汝輩宜安之
勿過憂怯家意少定一日端坐堂上見巨魅身長七
尺高冠大帶深衣朱履拱立於前直夫了不動色魅
歛袂言王翁真今日正人某等因已敬服猶謂色厲
內荏故示怪以相撼而翁若不見不聞自是無敢循
舊態矣頷而遣之竦揖而沒

竇致遠

竇致遠者蔡州伏羲縣人所居曰甘谷堡以聚生童
自給為^人放曠不拘小節嘗從村墅還家行過古寺基

原衍一字

下聞其上有入笑談升高以望見十餘輩衣冠形貌
若古之王侯傳觴縱飲竇失聲大呼俱亡所在遺杯
盤數器皆白角所作因_取歸併古文書十一冊沿塗
展視蓋左道之術竇究心學之食息不置久之盡驗
能呼風_雲雷召甘雨意之所欲立致於前又素善卜筮
虜正隆四年六月亢旱里人扣雨期應曰翌日當滂
沛矣至日火雲鑠空淨無陰翳父老_交徧詰之竇曰諸
君速歸須臾雨必至衆既去竇詣後圃井傍取桶繩
浸於中即叩齒拋擲俄化為龍雷聲震轟甘霖傾瀉
周匝二十里田苗勃興有惡子窺見其赤繩之幻告

于官縛入郡治郡守使釋縛以好語問之對曰致遠
窮書生也何能為所欲者則劇術耳守命面呈一技
乃解腰間勒帛寘地上一喝即卓立奮登其顛歌舞
而下又解皂條布地叱之呀然成烏蟒廷下人怖畏
奔走竇曰無傷也莽盤旋之際已生鱗角鬚鬣霹靂
暴起化為飛龍遽乘之而去自是無復可制但未嘗
挾以害人故安居自若

楚州癡僧後紀

楚州癡僧行欽者支甲載其事云不知所終浮梁人
計顯道說數年前武鋒軍陳訓練結黨公叛日與衆

聚首于閱武亭下楚人皆莫知其忽癡僧一見之忿
怒切齒問其獨在彼拔其腰間劒殺之而持劒出市
呼曰我今日殺子大賊街吏執之繫訊司理院不答
一詞唯鼻息如雷而已獄吏無如之何緊閉之空室
不與食經累日引出楊、自如郡守命一府胥兵各
買一蒸餬與食盡三餬枚不飽市人聞者爭持麪飼
之悉捧食不遺遺余自稍寬其械囚拘且一月軍中告
變推究元惡乃陳訓練也陳既死故事不成郡守呼
僧尉謝釋遺之亦無一言行過市觀者如織忽就卧
於地視之死矣

張二姐

下邳朱邦礼家于宿預買少婢曰張二姐雖無要疾而形体枯悴肌膚皴散絕可憎惡姑使執庖爨舂汲之役凡六七年有游士劉逸民扣謁喜其高談雄辨留之教諸子在館下歷歲未嘗輒出外戶朱極賢重之每會親友稱贊其靜操乃命二姐為供給洗醕蓋以其醜陋無所致疑久之顧限已滿告辭而去朱亦不問如往俄而劉亦謝退後十餘歲朱赴試省回因詣市肆聞有人呼聲回頭顧之元不識面其人乃邀至所居具公服再拜叙致囊契乃逸民也既登科第

得京秩矣方歎羨次又一婦人者着幘髻拜于廷如初家人見尊長之礼朱側身歛避劉挽之坐曰故主翁也何辭焉細詢其由則二姐也且言曰自違離之始無人負笈偶值此婦遂與之偕行念其道塗勤謹存于家間而溫良惠解實同甘苦故就以為妻恩出高門不敢忘也延朱置酒罷而以五百千贈之時政和末也

潘謙叔

南康士人潘謙叔世居西湖釣魚臺下為人剛介利頗涉獵書傳亦常入官府與人料理公事淳熙中因

酒醉逢群不逞于道爭較是非為衆毆擊碎其腦還
家未幾而死妻孥子弱不能訴紹熙元年中夏之末
日晡時漁舟十數集臺下舟登岸飲酒見數百鬼附
火坐取小魚炙於火上爭奪食之鬼或無頭足在傍
者以熟魚納頸內一鬼以手掩面而食魚呼舟人之
名審听之則謙叔也皆惧而走群鬼亦呼譟散去此
卷皆朱從龍說

夷堅支丁卷第九

夷堅支丁卷第十 十二事

鍾離翁詩

淳熙十一年溧陽倉斗子坐盜官米黥配而籍其家
得草書二軸題云庚申歲書其名權花押正如一劍
之狀蓋鍾離翁也其詞云露滴紅蘭玉滿畦閑拖象
屐到峯西但令心似蓮花潔何必身將槁木齊古塹
細香紅樹老半峯殘雪白猿啼雖然不是桃源洞春
至桃花亦滿溪李粹伯跋之曰字畫於逸有翔龍舞
鳳之勢脫去尋常畦迳非得於心而應乎手者不能
爾飄然神仙風度固有所本云真本藏于建康府治

府資庫絹素襍飾處皆斷裂獨字畫不動景裴嘗見之庚中歲者豈非藝祖創業隆平元年乎

潘元寧鼈夢

潘元寧青田木溪鄉人好賓客嗜食鼈凡溪潭之側搗捕有得必售之紹熙三年春漁者持一巨鼈來其重六斤潘見而喜即欲烹食妻曰今日上七不應食此姑留之以俟明旦可也諸子以繩絆其足牽曳為戲抵暮墮溝中失所在經月餘妻夢一偉丈夫泣告曰向者將膏鼎鑊賴娘子一言勸止旦得苟延而不幸落溝渠內為蟲蛆啞齧一足幾乎與死為鄰願賜

終患覺以語潘、笑曰恍惚之夢何足信凌晨起思之正見前鼈跛足曳于泥中取之出使僕放諸河中夫婦皆夢來謝

櫻桃園法師

臨安殿前司前軍有亡卒將軍侯彥出捕之經櫻桃園見一道士古貌長髯戴七星黑冠披紫霞雲服立於道左彥過其傍道士怒目切齒作色而罵曰可騷叵耐一個健兒行動直得如此大四体彥曰我自行過干汝何事其人又曰幾乎推倒我、是上清大洞法師知北極驅邪院事解擒捉天下鬼神如今朝廷

官負都敬重我汝何得厮欺負兩人喧爭不已道士批我頰我不知端由未敢報但以手搯其腕道士不能敵顧而言曰且捨汝去今夜三更後當使汝知我神耳我歸舍情思弗安半夜忽如中風者狂顛叫哭若為鬼物所憑家人往挽救其力比常日十倍莫可近於是迎師巫考治皆不效奄、百許日得五雷陳法司怪乃謝去所謂道士者蓋鬼也右二事朱從龍說

江友掃廟

鄱陽士人江友以庸力自給一生不娶妻老而強健

負擔不衰淳熙十六年正年八十始捨去故業捐身
為中堂奴供掃洒事日飯後于廟祝孫彥享家夜則宿
廡下孫氏苦貧江之食或經日不繼紹熙四年十二
月十三日將曉遍掃地門戶未開遇一秀才與之相折疑垢
問訊扣之曰翁今幾歲曰八十四歲矣其人云吾知
汝無飯喫無錢使當少濟汝即呼其僕耳語俄頃米
一斛錢三貫在側江拜而起了不見人遽收錢米入
室而復詣三神坐前髣髴見一神起立繫腰條旋即
仍舊江每於深夜聞神王駕車出其導卒么唱之聲
全如帶鈴鶉鴒然廟外居者亦時或聞之但未嘗有

所觀

平陽杜鵑花

王順伯為溫州平陽尉常以九月詣村墅視旱田道間見杜鵑花一本甚高花正開幾數千朵色如渥丹照映人面皆頰訝其非時以詢土氓皆云此種只出山谷一歲四番開於春秋為盛順伯欲訪求小者竟不可得疑亦但有其一云予記神仙傳所載潤州鶴林寺有此花高丈餘每春末花爛熳或窺見三女子紅裳艷麗共游樹下俗傳花神也是以人共保惜繁盛異於常花節度使用寶道人殷七七曰鶴林之花

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非時花此花可開否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七、乃前二日往鶴林中夜女子來曰妾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今與道者共開之來日晨起花漸折藥及九月爛熳如春一城驚異然則杜鵑之秋華在於平陽固不假女仙及道人之力也

蜀獼猴皮

彭仲訥送其兄仲和往臨安置餞於鄱江之南天王寺見村民數十列坐廊下探籌相向若有所營就視之皆江岸漁人也問其所議何事曰有川客持一獼

猴皮未售其價十三貫足我曹恰二十六人各出錢五百文買今將割裂以去彭曰一猴之直至微安得買皮而有此價漁人曰是川中猴皮以置釣上用釣白魚百無一失一畚入水則愈更緊潔久而不壞於吾鄉土產者皮着水即爛只堪兩三次用耳故不惜高價惟恐失之予仲子前歲自夷陵得一猴高二尺形狀猙醜可憎携歸馬廐踰年而死馬卒剥其肉烹食漁者適過而見之謂峽蜀相連遽以五百錢買其皮去喜不可言蓋正濟所須且難值也

王左丞進用

空格
字慢

王履道政和初為相州司錄秩滿入京相守韓純彥深知之會其弟粹彥乃赴闕乃蔡條婦翁時條父京當國純彥以王囑弟曰兄差遺不須遽且以王司錄為先王正以文聲動河朔滿意平步三館有善相者語之曰君侯真貴人然自此只得冷官二年外始意涉歷清華直上兩地當建節鉞典兵權但晚節落莫尔王未以其言為信既到京師除宗子博士最為閑慢不愜所居在封丘門內一寺寂、不聊欲丐外任或曰寺外某秀才乃梁太傅客梁令渠延納士大

夫之賢者勿惜一訪之王即與偕往秀才邀入小齋見列書畫數十卷軸悉為跋識其尾而退王素習坡公翰墨而梁自言為公出子秀才如獲至寶捲寘諸篋立馳馬造梁第示之次日有旨除佐著作蓋梁已因上直薦之矣蔡不預知一日在局蔡使人招至府不相見而命一老兵引趨長廊後小書院出黃袋文書付之乃試外制三題也凡合用筆墨紙硯糊匣前尺壓刀硯滴一、畢備旋又具饌甚腆舉所餘送其家文既就而無由可達覺窓外有窺者謂為老兵呼之急隱避蓋蔡也少焉老兵來取然後導以出明日御筆除中書舍人蔡持之不下而奏言自來未有小

著廷侍從者於是改祕書監少才四旬竟中前命是
是多有卿監或修撰視待制者王封還除書徽宗

加其敢言擢御史中丞宣和初年蔡攸眷上諭王使
扞繫蔡內交于近昵密知之王方候班殿廬蔡叩頭
泣拜於榻前曰告陛下莫令王安中言臣重複懇祈
更無他語上笑曰不須慮王將升殿宣旨除翰林學
士其事遂寢居職三年遷上書左丞燕山平以慶遠
軍節度使作牧靖康初坐失守貶至謫象州而沒相
者之語無無一不酌紹興乙丑邁侍先公在鄉里汪
汝紹少卿會次歷言曲折予立听聞之因循失於錄

紀錄今五十餘年故相者與秀才姓名及王公所居寺皆不復可憶僅能追書如此

鄭道人

紹興二十年鄱陽有鄭道人不知從何來不肯入道堂日行丐於市夜則出宿於城北縣社壇內距郭門七里四無人居縣嘗以春社先期命吏理葺祠宇不克歸是夕峭寒見鄭拾枯松亂葉燃火於角屋若與人對語夜且半故謂之曰向火已煖可去矣切莫造妖作怪增種惡業將萬劫沉淪永無脫期又揖而起俄獨卧于火傍旦而復出留連數月無一人與為友

侶或以為有道之士或以為遭魅怪所迷必墮鬼錄
唯友文頗識之曰異人也其後不知所之友文說

王侍晨

王文卿侍晨已再書於前志紹興初入閩不為人所
敬嘗寓福州慶成寺群僧見其所為疑涉迂誕使僕
夜擲瓦礫於窓外欲其怖也王殊自如已而擊瓦再
至王叱曰人邪鬼耶一例行遺僕應聲仆起竟不復
生是時張和尚圓覺正以道術擅名閩人呼為聖者
王與之往還聞張為人主黜事語所善曰當作閔這
禿一場未幾張入城四故若有所訪曰風子在東街

茶店中坐遂往揖之曰狂態復作耶王笑曰只頃刻耳及暮張醮家訊潔壇席燈燭如晝俄風從西北來撲滅無餘才食久煥然復明道衆多與之不協因府治設醮禱雨命為高切王請於府前立棚令道衆行繞其上已獨仗劍禹步於下方宣詞之次星斗滿天已而暴風駕雲亦從西北隅至燭盡滅震霆一聲甘雨傾注其徒懼而下王已去矣自是道俗始加尊事王之術蓋習五雷法然用以為戲及妄害平人恐

非神天所能容

福州劉存禮說

張聖者

福州張聖者本水西双峯下居民入山採薪逢兩人
到夾于盤石上與之生筍使食張不能盡遂謝去即
日棄家賣卜未嘗呼可錢布卦而入禍福死生隨口輒
應自稱曰張鋤柄紹興中張魏公鎮閩母莫夫人多
以度牒付東禪寺使擇其從先披剃張長老夢黑龍蟠
踞寺外旦而觀之則張也問之曰欲為僧乎曰固所
願也於是落髮而立名圓覺常以双拳納口中每笑
時幾至於耳素不識字而時賦詩見交游間過舉
必盡言諷勸郡士林東有才無行嘗批張頭曰圓覺
頭生角張應聲曰林東不過冬及期東以罪編隸後

行游建安放達忤轉運副使馬子約純擒赴獄桎梏
箠掠而肌膚無所傷竟用造妖惑衆劾於朝流梅州
久之復歸鄉己卯之冬或問新歲狀元為誰曰在梁
十兄家皆莫能曉既乃溫陵梁丞相魁天下十兄者
克字也張所遇奕者一巾一壘、者與之筍蓋鍾子
云福士王光烈說

陳元紫姑詩

侯居陳元居縣之甘洲以進士第二人登科未食祿
而卒癸志嘗戴其三夢既沒而鄉年二士請紫姑仙
得兩字曰陳元復書一詩曰月桂曾攀第二枝綠袍

得意拂丹墀不霑雨露空歸去折斷連環多少悲蓋
捷陳魏捷之後方娶妻纔為夫婦月餘而永訣故韓不
能忘亦可哀也

甘州土人
葉伯起說

此卷照目晚李夢且兄弟一條
時刻有